



从前的雪

□ 季宏林

一天,在北方读大学的儿子,发来几张照片,兴奋留言:这儿下雪啦!我回他:老家也快了吧。

是呀,节气已过小雪,到了该下雪的时候。看这天,阴沉沉,冷丝丝的,雨不时地下,有天欲雪的征兆。虽是这么说,但我还是有些迟疑,跟前相比,雪似乎变得遥远了,陌生了。

即使,千呼万唤叫出来,也只是象征性,敷衍地,飘一飘雪花,便草草收场了。大地像敷了一层薄粉,又似一幅水墨画。

从前的冬天,格外冷,西北风呼呼地刮,刮得愁云惨淡,刮得山寒水瘦,刮得蓬断草枯,好在稻谷入了仓,菜籽,麦子下了垄。乡下人心里自然踏实,随遇而安。

寒风使劲地吹,气温一降再降,人们似乎预感到了什么,只是静静地等待,好像等待着—位远方的贵客。

不久,一场雪如期而至。它落在地上,落在池塘里,落在树枝上,落在房屋上。纷纷扬扬,一下就是好多天,有时,停—停,顿—顿,像个负重远行的人,途中搁下肩头的担子,歇歇脚,喘喘气,再重新上路。

田野,空旷,寂静。鸟儿,虫声,销声匿迹。河边的小船,静静地泊着,船舱里满是雪。果真,应了柳宗元的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只是,不见了披蓑戴笠的渔翁。

积雪,覆盖了油菜,覆盖了麦苗。雪,是上苍赐予它们的礼物。它们枕着厚厚的棉被,酣然入睡,做着甜美的梦,直到来年的春天醒来。

老人们怀里搂着火坛,坐在那儿取暖,打着盹。母亲总是闲不住,她剪鞋样,纳鞋底,纳鞋。一家老小的棉鞋,全靠她的一双手。大雪天,她整日待在家里,低着头,一针一线,拉扯得,啧啧响。

虽说天冷,待在家里舒服,可还年幼的我怎能按捺得住,一颗心早已随着雪花,在天地间飞舞。堆雪人,打雪仗。握着冰凌当剑使,渴了,就咬上两口。彼时,大大小小的池塘,结了厚厚的冰。一群孩子赛着打冰漂,看谁溜得远。胆大的,学起溜冰来,一不小心,就会滑倒,爬起来,再溜,渐渐地,一个个成了溜冰高手。

日子,似乎放慢了脚步,如檐下融化的冰雪,缓缓地,慢慢地,滴落在瓦缸里。啪嗒,啪嗒,细微的声响,犹如天籁之音。

一切变得懒洋洋的,太阳懒洋洋的,庄稼懒洋洋的,人懒洋洋的,炊烟也懒洋洋的,缓缓地,爬出了烟囱,爬上了屋脊。

青菜,从雪地里扒出来的,冰雪浸透后,味道特别好。青菜烧豆腐,一道家常菜,百吃不厌。山珍海味,又如何呢?平民的日子,无奢望,只求,平淡,平安,就足够了。

从前的雪,簌簌地,密密地,漫天漫地,无休无止地下。厚厚的积雪,温暖着大地,温暖着河谷,温暖着庄稼,温暖着人心。

(作者单位:安徽省无为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奶奶的烘篓

□ 牟伦祥

小时候的冬天要比现在寒冷许多,下雪结冰也是常事,加上农村日子穷苦,大部分村民穿衣单薄,因此烤火成为人们御寒的主要方式之一。烘篓便是那时的“取暖神器”。

自我记事的时候起,奶奶冬天须不离烘篓。奶奶的烘篓做工精致,美观牢实。据说当时请的是村里手艺最好的黄篾匠,选用最好的竹子,花足两天时间精心编织而成。这两天里,一向省吃俭用的奶奶,每天给黄篾匠煮两个荷包蛋,以期他编出最好的产品。果然,黄篾匠不负厚望,烘篓完工,旁人赞不绝口,奶奶更是如获至宝。

自从冬天有了烘篓烤火之后,奶奶整天被温暖包围,哮喘病都少犯。从此,那只烘篓在奶奶手中,视如宝贝,爱不释手。

奶奶十分疼我,每次疯跑回来,她便将我冻得通红的小手拿到烘篓上去烘烤。位着奶奶的宠爱,我也做出“熊孩子”事来。记得6岁那年,我看到奶奶清理了烘篓瓦钵里的灰烬,感到异常新奇,手里正玩着一个鸡蛋大小的鹅卵石,遂将石头从烘篓上面的孔丢了进去,结果把瓦钵砸得粉碎,奶奶火愤不已,扬起拐杖要打我,幸亏跑得及时,奶奶三寸金莲追不上,口中直骂:“败家子呀,败家子。”父亲收工回来听说此事,抓根棍子就教训我,奶奶一把将我护到她身后,向着父亲说:“现在打他一顿有什么用处?犯错了就好好。”气消后,奶奶一如既往对我疼爱,只不过我耳边多了一些她“要爱护物品”之类的絮语。不久,父亲煮鸡蛋后专门到场上买回一个瓦钵,才使奶奶的烘篓得以续用。

我上小学后,老师每天布置家庭作业,但不完成老师也不追究。那时家里没电视,晚上大人们早早上床了,而我还要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做作业,心里极不情愿。最关键的是双脚冻得冰冷,脚尖钻心地疼,所以我常常偷偷,谎称没有作业。奶奶得知真相后,每晚做饭便烧些树兜之类的硬柴,把木炭积存在瓦钵内,用草灰掩上,等到晚上做作业时,她把烘篓推到我脚下烘烤,当火温变弱时,奶奶弯腰拔一拨瓦钵里的草灰,让炽热的温度再散发出来。然后坐在旁边静静守着我,她那慈爱的目光会同脚下的暖流,在我周身缓缓流淌。奶奶这种坚持,直到我初中毕业。

奶奶的烘篓不轻易借人,但也有例外。一天晚上,北风呼啸,气温陡降,冬水田结了一层薄冰。第二天一早,隔壁的张大叔受生产队长安排,要翻犁冬水田,将水稻谷桩压到水下腐烂作来年肥料。冬水田泥脚深,半天下来,张大叔裤子湿透了,冷得直哆嗦,奶奶见状,立即叫张大叔:“快!快!把烘篓拿过去,好好烤一烤,不然要生病。”奶奶重新添加木炭,不容张大叔推辞,硬是把烘篓递到他手上。奶奶说:“这么冷的天,你还在犁田,不是为多产粮食吗?”张大叔好感动,逢人便讲奶奶心好、善良。

时光如水,光阴在岁月之上无声流逝。那只烘篓伴随着奶奶度过了幸福的晚年。如今,奶奶离开人世30多年了,但烘篓里的点点星火永不磨灭,温暖长留人间。

(作者单位: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大雪落故乡

□ 杨金坤

白惨惨的太阳,倦怠地飘在天空。空气干冷干冷的,每吸一口气,都感觉鼻腔被刺的难受。缺少水分的地表,没有冻住的浮土踩上去软软的,溅在鞋和裤腿上的。

爷爷打个喷嚏,用力揉揉鼻子,望着天说:该下雪时不下雪,不像个爷们儿哩!奶奶拍拍裤腿上的土,看着灰黄的麦苗说,该下雪时不下雪,这日子过得就像炒菜不放盐,没滋没味哩。

日头听了爷爷、奶奶的话,害羞地钻进一片云中。西北风被爷爷、奶奶的话激怒,像牧羊犬一样,把灰灰的、绵绵的阴云,从天边撵到爷爷、奶奶的头顶。阴云一团一团地缓缓黏在一起,刚才还明晃晃的天空,黑了下來。

爷爷、奶奶看着天,惊喜地说,要下雪了。爷爷、奶奶拉着我快步往家赶。

天,阴云密布,噼里啪啦地先掉一阵雪粒,高粱米大小的冰粒砸到地上,像调皮的小精灵一样,撒着欢儿钻进浮土中。终于,呼啸的风卷来像柳絮一般的雪,像芦花一般的雪,像蒲公英一般的雪,撒着欢儿,打着旋儿,把天地席卷为一统,扬起漫天雪花。

紧—步慢—步地赶到家,奶奶拍打着我满身的雪花,爷爷摸一把濡湿的胡子,大笑着说,这雪有下头,老天爷够爷们儿。奶奶说,日子终于有滋有味了。

天色渐晚,执拗的风东—头,西—头地撞累了,便逐渐消停,

过伶仃洋,说文天祥

□ 胡勇

近日,从广东珠海港澳乘船出海,前往外伶仃岛观光游览。当轮船航行于万里碧波之上,我望着天空中展翅翱翔的海鸥和不远处若隐若现的岛屿,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七律《过零丁洋》不时地浮现于脑海之中:“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千百年来,这首悲壮沉郁而又正气凛然的诗感动了无数中国人,尤其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两句更是激励仁人志士们为了国家利益而不屈抗争,视死如归。

清晨入伶仃,乱石号咷噪。登上外伶仃岛,但见水清沙细,山海相连,“岛不大而绮丽,山不高而峻秀”,尤其是沙滩之上散落着的那些奇形怪状的巨大礁石,更是给这些小岛平添了几分雄浑磅礴的气势。

当我沐浴着清晨的阳光,在绵延不绝的嶙峋礁石间盘桓、穿行之时,迎面一块巨大礁石上雕刻着的毛泽东手书的文天祥《过零丁洋》一诗蓦然映入眼帘,那苍劲有力的字体在曙光



农家院

河北省邯郸市魏县人民检察院 任寒霜摄

竞争的烈度。大家想想,我们现在已经活得气喘吁吁了,如果每个人都是拼命三郎,我们得累成什么样?所以,在一个高度竞争性时代,社会需要懒汉,社会感谢懒汉。他们牺牲了自己,把无数人从崩溃的边缘挽救了回来。”

这是说,你最好“牺牲”自己,当个懒汉,成为一个普通人,如今不普通之人已经拚得“气喘吁吁”了,如果懒汉也想不普通,大家都成了“拼命三郎”,“累得”没有人样,就都没法活啦。咱们这些已经“不普通的人”和社会,不但需要懒汉即普通人,更须感谢他们。

高论,无比之高。我顺着刘教授的逻辑往下说吧。咱们需要并且应该感谢落后生,如果他们也拼命上进,则“跨越式升竞争”,还不把更多学生踩踏得头破血流?

咱们感谢细菌和病毒,因为它们可能令咱们获得更强的免疫力。有人丢了一匹马,他感恩这个“丢”,因为那马可

能引来一大群马。

一个顽皮孩子打破了人家的玻璃窗,应该感谢那个孩子,因为户主去买新玻璃,玻璃厂生产红火,工人挣了大钱,可以买高档包,面包师发了财,就去游山玩水,繁荣了旅游业,国家GDP飙升……哎呀呀,这乃是推动了全社会生产链大发展的功劳啊,全社会都应该感谢那打破玻璃的孩子呢。

返回来说懒汉。没有什么天生之懒。懒汉不是肉懒,是心懒。对于懒人,是鼓励,鞭策他改变懒惰习性呢,还是放任他懒下去,甚至奖励他的懒,令他以懒为荣?如果拼命三郎拼着命创造的财富过多地用以嘉奖坐享其成的懒汉,恐怕懒汉会越来越多,而使得社会感谢他们,也没有过多东西去感谢。

当然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只是各有各的“普通”。普通人只是普通着,无所谓“坚定”或“不坚定”;懒汉则戴着羞耻的帽子,无以为戒,所以别拿“懒汉”说事儿。而当所有懒汉勤快起来之时,则社会的“竞争激烈”更强,发展也会更快更好,更加生机勃勃。

听,音韵流淌

□ 孙培用

《霸王别姬》

——兼寄虞姬

我是顺着—首乐曲的音符才找到这里来的。

秦末的空气中充斥着铁器撞击的声音,力能拔山的项羽手握—杆长槊,在浩荡的秦军面前砸出铿锵的钝响。一路排山倒海,攻城略地,瞬间成为推翻秦暴政的英雄。

在山呼海啸的人群中,项羽的重瞳与—双水—样的眸子形成对视。这是一见钟情的对视,更是相见恨晚的对视。面容桃花的虞姬成为项羽无法逾越的关口,孔武有力的项羽同样也成为虞姬眼中最标准的阳刚。

随后的征伐中,虞姬的名字便湮没在一片金戈铁马的杂音里,血光与刀光成为这个女人看得最多的色彩。虞地的明山秀水早已成为她少女时代的记忆。

然而,一切都是历史。垓下,伤心的地方,20个军帐已经成为西楚霸王最后的疆域。在四面楚歌中,他弹剑为琴,粗犷悲凉的歌声穿过每—根虬髯,落在地上。那是无可奈何的惆怅。

是时候了,虞姬以凄美之姿跳进史书,第一次将—代英雄比得黯然无光。在霸王歌声中,虞姬再度起舞。飞舞的虞姬手中多了一柄长剑。这是一段劈空裂木的舞蹈,在穷途末路的英雄面前,虞姬从容而淡定,矜持而高贵。水袖和罗裙在烛火的映射下,被旋转放大成壮观的影像。虞姬,将生命中最美的色彩悉数抖落进霸王的眼中。

—曲《霸王别姬》,有高亢,又低沉,有哀婉,又悲凄,有缠绵,又幽怨。

拉开江面上厚重的迷雾,听到深沉浑厚的箫声,似幽幽的寒风,如潺潺的寒水,满载全部的情愫,被岁月染上了厚厚的秋霜。

《昭君出塞》

——兼寄王昭君

从幕后走到台前是需要机缘的,从幕后走到台前是需要勇气的。

出塞的路线是由长安北上,而后向胡地纵深处走去。那是一条漫长的路。那是一条要人流泪的路。那是一条黄云白草,风沙迷茫的路。

她—连走了数十日,对人—生而言,或许不算长,然而却决定—个人的命运。从此,在历史的档案中,留下了—幅怀袍琵琶,寂寞无言地走在斜阳荒草之中的女子影像。

此岸在哪里?出塞,凝结在—个归与不归的终极上。故土是温暖的,至少在回忆和思念之中。故土是归宿和安宁。而风是飘零,流沙是散落和湮灭,人在广袤之中骤然那么渺小,孤独,瞬息间就会被了无痕迹地吞没。

彼岸在这里,归来的渴望,是结束漂泊的渴望,是逃脱绝望的渴望。把这渴望寄于—轮一轮月亮,过于遥远了。

—曲《昭君出塞》,勾起多少哀怨?

生命时时在毁灭着,并且迅速被遗忘着。在永恒的大漠和流沙面前,归来是昭君心里唯一的梦想。对于漂泊者昭君,归来是—切的停泊可能。

在历史的舞台之上,昭君是划过了天幕的流星。在朔风和流沙中沉落了。人生于地,只余下无限的空间,永恒的沉默。那种不再望归的悲楚,是荒漠深处被抛弃的孩子,孤独的呼唤,再也—不是—曲琵琶《昭君出塞》可以弹唱得了。

(作者单位:辽宁省盘锦市城管执法局)

你们的‘烟熏妆’真美

□ 胡旬

此刻,毒烟阵阵
火魔肆虐
烈焰吞噬—切
此刻,天地变色
群鸟惊飞
人人脸上满是惶恐
唯有你们
利剑出鞘
逆向而行
留下—串坚毅的背影
当冲锋的号角响起
当无数的水龙齐攻
我们守候着你们
每—分,每—秒
都揪着心度日如年
每—个注视
每—个欲望
都是心底无数遍的祈祷
当你们从火场凯旋
当你们疲惫地
脱下消防头盔
面对着同样的灰黑脸庞
只有眼白与牙齿
没有被烟火染黑
所有人都上—层
浓浓的“烟熏妆”
我已分不清是谁
泪水在不知不觉间
充满了我的眼眶
你们露出洁白的门牙
开心地笑着说
终于又干赢了一场硬仗
终于又帮百姓歼灭了火魔
而我,只想竖起大拇指
对你们说:兄弟们
你们的“烟熏妆”,真美

(作者单位:浙江省绍兴市消防救援支队)

宣颐斋 随笔

感谢懒汉

□ 王乾荣

清华大学副教授刘瑜说,她女儿“正在不可阻挡地成为一个普通人”。云南丽江—位中学校长张桂梅针对刘瑜的言论说,贫困地区的孩子必须加倍努力,考上大学,才有出路,意思是他们—定要争取“不普通”。

刘瑜是在题为“不确定的时代,教育的价值”演讲中说这番话的——在网上,刘演讲的标题被改为“我的女儿正在不可阻挡地成为一个普通人”,更具吸睛力。刘以—名家长视角,谈论了今天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教育焦虑和成功焦虑——很多人因为恐惧失败,便随波逐流扎入“蹉跎式竞争”,尤其是“蹉跎式升

学竞争”之中,导致了“自我”愈发被压抑,生活愈发平庸无趣,而摆脱这迷茫和焦虑,不妨从“坚定地成为一个普通人”开始。

很多网友赞成刘的观点,也有人嘲讽说:“你全家高学历,是精英,家居中国第—城北京,你女儿即使成为普通人,也是—个具有厚实家底和精英基因的—般的普通人,咋跟山里娃比?说啥便宜话?”

“普通人”也是分阶层的。我写此文不评判两位女士观点的对错,只对刘演讲中的“懒汉论”略陈浅见。

刘在承认她女儿“很懒”之后说:“懒汉对社会也有很大贡献,福利实际上是对这份贡献的嘉奖。懒汉对社会有什么贡献呢?—句话,他们大大降低了社会